



伊朗示威浪潮是否演變成柏林圍牆時刻？ 特朗普面臨的挑戰

2026年1月12日傾談8:00
余創豪

伊朗局勢動盪

- 伊朗的示威已經蔓延至全國，伊朗在全國實施網絡管制。有人權組織指控伊朗軍警的鎮壓已造成多人死亡，包括未成年人士。
-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批評暴徒是取悅美國總統特朗普，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指責美國和以色列是策劃動亂的幕後黑手。



抗議浪潮並非孤立事件

- 每隔幾年伊朗便發生民眾抗議，但目前的抗議浪潮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一個極度動盪的背景下：
- **軍事重創**：在 2025 年，以色列發動了代號為「雄獅崛起」（Operation Rising Lion）的 12 日閃電戰，嚴重破壞了伊朗的防空系統。隨後美國也對伊朗核設施進行了打擊（代號「午夜重錘」）。分析者指出：伊朗目前的軍事防禦能力處於歷史低位，這也是特朗普警告具備威懾力的主因。
- **經濟崩潰**：由於聯合國制裁在 2025 年全面恢復（Snapback Sanctions），伊朗貨幣里亞爾（Rial）匯率已跌破 130-140 萬兌 1 美元，通脹失控是此次示威的直接導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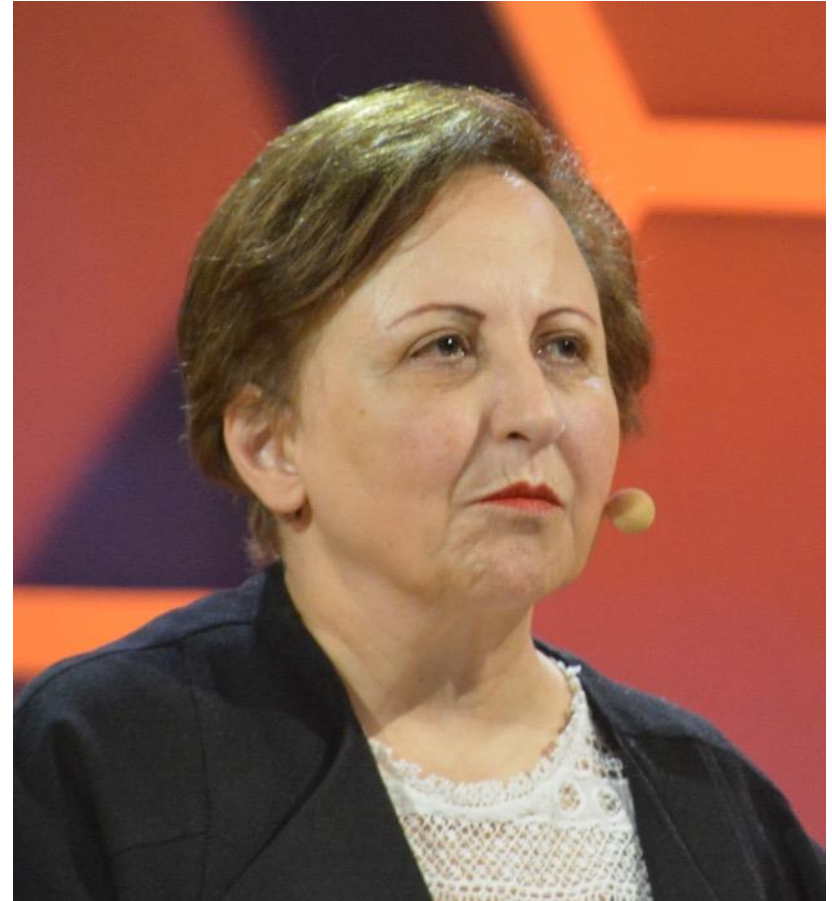
抗議浪潮並非孤立事件

- **領導層危機**：由於萊希（Raisi）已於2024年墜機身亡，現任政權在處理大規模示威時缺乏強人共識。
- **反對派訴求**：根據網傳影像，此次示威中，許多人再次舉起巴列維時代的「獅子與太陽旗」，甚至將現政權國徽挖掉（效法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海外異見人士Masil Alinejad認為這次示威浪潮是「柏林圍牆時刻」。這顯示示威訴求已從經濟改善、放寬針對女性的宗教規條轉向政權更迭。

- 在巴列維王朝時期，1967年及1975年的《家庭保護法》將女性的最低結婚年齡提高至 18歲。但革命後：
 - 法律倒退：高美尼政府廢除了《家庭保護法》，認為其違反伊斯蘭教法（ Sharia law）。女性的法定最低結婚年齡被大幅調低至 9歲（伊斯蘭教法中的「青春期」標準），男性的婚齡則降至15歲。
 - 一夫多妻制回歸：法律恢復了男性可娶四名永久妻子及不限數量「臨時妻子」（Sigheh）的權利。這導致許多未成年少女被迫進入多妻制家庭，成為中年或老年男性的幼妻。
 - 現狀修訂：直到2002年，在改革派的推動下，女性法定婚齡才調回 13歲，但法律仍保留了漏洞：只要獲得父親同意並經法院許可，更幼小的女孩仍可被合法嫁出。



- 高美尼政權將女性定位為「家庭的守護者」，主要責任是生育和撫養伊斯蘭一代，這導致女性在職場上受到排擠：
- 禁止擔任法官：革命後不久，所有女性法官（包括後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伊巴迪 Shirin Ebadi）都被撤職，因為神權政府認為女性過於「感性」，不適合從事法律裁決工作。
- 專業領域限制：女性被禁止進入特定的工程、科學、法律和農業專業。在1980年代的「文化革命」期間，大學中幾十個學科對女性關閉。
- 性別隔離：在公共場所、校園和辦公室實施嚴格的性別隔離。女性被迫辭去高管或決策職位，轉向護理、教學等被認為「符合女性特質」的低薪職業。



- 強制佩戴頭巾（Hijab）：1979年3月，高美尼宣佈女性必須在公共場合佩戴頭巾，引發了當時數萬女性上街抗議，但最終被暴力鎮壓。2022年，庫爾德少女 Jina Amini 因為沒有適當佩戴頭巾，被道德警察虐待至死。
- 失去離婚權與監護權：女性失去了主動提出離婚的權利（除非能證明丈夫有極端虐待或生理缺陷），且離婚後的子女監護權自動歸屬男方家屬。
- 生命價值減半：在伊斯蘭教法（Sharia）下，女性在法庭上的證詞價值僅為男性的一半；在人命賠償金（Diyya）制度中，殺害一名女性的賠償額也僅為男性的一半。



以聖戰之名犧牲兒童

- 在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伊朗-伊拉克戰爭）期間，伊朗在武器裝備上遠遜於受到西方和蘇聯支持的伊拉克，因此轉而利用其龐大的人口優勢，發展出「人海戰術」。伊朗政權大規模動員了娃娃兵（主要是來自貧困農村的男孩）前往前線。
- 在進攻伊拉克設防嚴密的陣地前，這些缺乏軍事訓練的兒童會被派去衝過雷區。他們的任務是以肉身引爆地雷，為後方正規軍開路。有報導指出，為了防止這些孩子在極度恐懼下逃跑，有時他們會被繩索綑綁在一起共同衝鋒。



以聖戰之名犧牲兒童

- 這些被稱為「巴斯基」（Basij，志願民兵）的男孩，脖子上掛著塑膠製的金屬色鑰匙。政府宣導稱這是「通往天堂的鑰匙」，只要為了真主和革命而犧牲，這把鑰匙能確保他們直接進入天國，享受永恆的榮耀。
- 伊朗政權將這種行為神聖化，最著名的案例是 13 歲少年海米德（Mohammad Hossein Fahmideh），他被宣傳為帶著手榴彈跳下伊拉克坦克炸毀目標。霍梅尼曾公開稱讚：「我們的領袖不是那些政客，而是這位 13 歲的孩子。」



鎮壓政治異見者和宗教少數群體

- 針對《撒但詩篇》作者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全球追殺令：拉什迪多次面臨生命威脅，在2022年一次暗殺中右眼因受傷而失去視力。
- 1988年高美尼發布教令，成立「死亡委員會」。在短短數月內，數千名已在服刑的政治犯（主要是左翼人士及「人民聖戰者組織」成員）被重新提審。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估計，約有 5,000 人被秘密處決。
- 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伊朗情報部門針對國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作家及政治活動家進行了一系列有組織的暗殺。超過 80 名異見作家、翻譯家和活動人士失蹤或被殺。著名案例包括 1998 年反對派領袖佛魯哈爾（Dariush Forouhar）夫婦在德黑蘭家中被亂刀砍死，以及作家莫赫塔里（Mohammad Mokhtari）失蹤後被發現遭到勒斃。

米科諾斯餐廳暗殺案 (MYKONOS RESTAURANT ASSASSINATIONS)

- 1992 年 9 月，在庫爾德反對派領袖沙拉夫坎迪（Sadegh Sharafkandi）於柏林米科諾斯餐廳用餐時，伊朗特工衝入餐廳將其及隨行人員擊斃。
- 1997 年德國法庭判定，此次暗殺是由伊朗最高領導層（包括當時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總統拉夫桑賈尼）直接授權的。此案導致歐洲多國與伊朗一度斷絕外交關係。



宗教迫害： 巴哈伊教徒

伊朗政府不承認巴哈伊教，將其視為「異教」。巴哈伊教徒面臨系統性的打壓：他們被禁止上大學、被剝奪繼承權，許多教徒因「從事間諜活動」等莫須有罪名被處決或長期監禁。

自革命以來，已有數百名巴哈伊教領袖被殺。





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由盟友變為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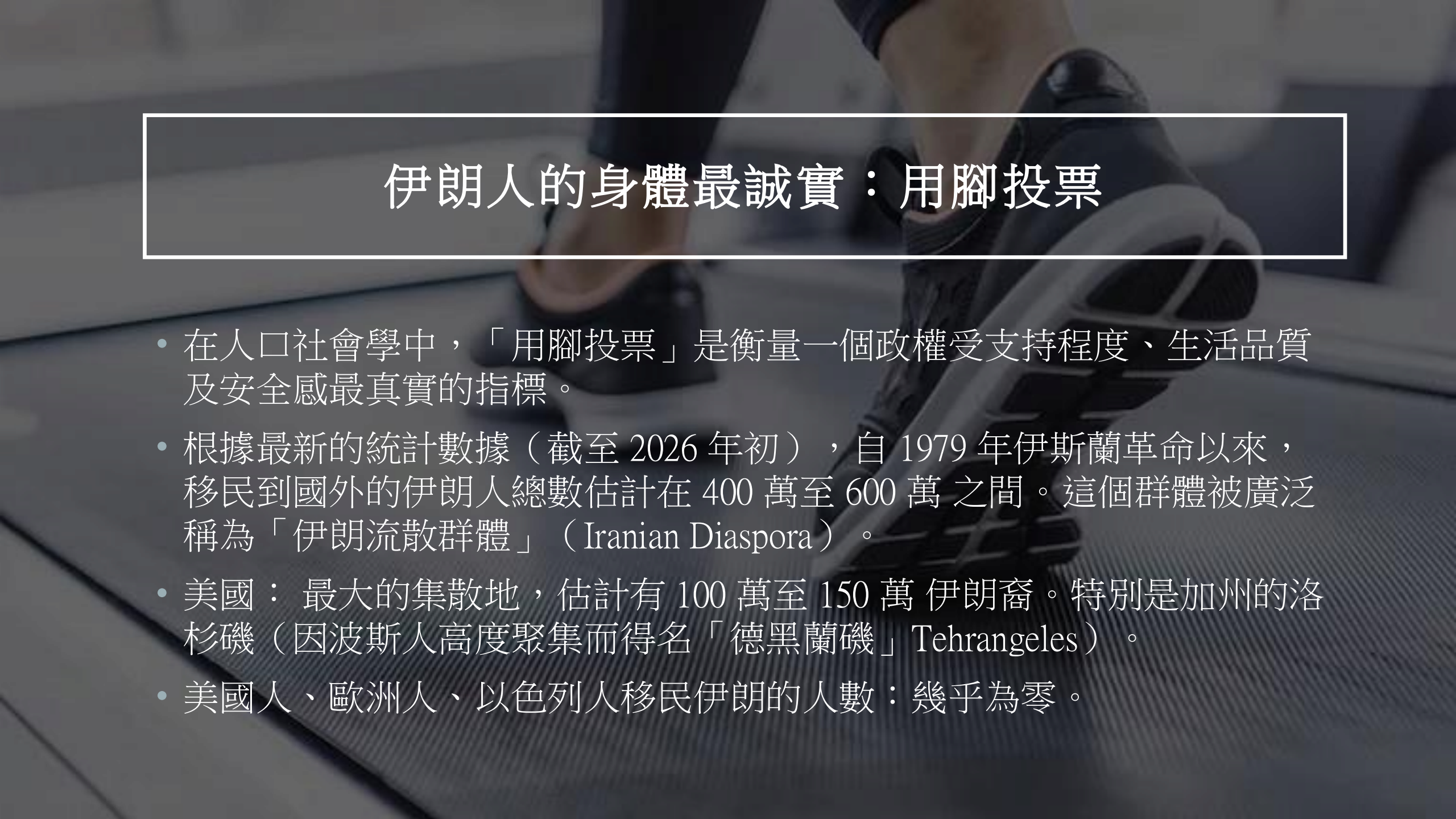
- 在1979年之前，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關係非常密切。伊朗（波斯人）與以色列（猶太人）當時都面臨強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如埃及的納賽爾）威脅。雙方在軍事、情報（摩薩德與伊朗秘密警察 SAVAK 的合作）及能源（伊朗向以色列供應石油）上深度結盟。
- 文化與歷史：兩國地理上並不相鄰，從未發生過邊界衝突。波斯歷史上對猶太人相對寬容。聖經記載波斯大帝居魯士（Cyrus the Great）解放了巴比倫囚虜，這段歷史在巴列維時期常被引用，以強調波斯民族與猶太文明的淵源。



-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高美尼將以色列定性為「小撒但」（美國則是「大撒但」）。
- 伊朗作為什葉派國家，在遜尼派為主的穆斯林世界中常被邊緣化。為了爭取穆斯林世界的領導地位，高美尼選擇了當時最能團結穆斯林公約數的議題——「解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特別是阿克薩清真寺）必須由穆斯林統治。高美尼甚至設立了「耶路撒冷日」（Quds Day），動員全球穆斯林反對以色列。



- 前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引述高美尼的話：要「地圖上抹去以色列」雖然伊朗有時解釋這意指「政權更迭」而非物理毀滅，但其開發遠程彈道導彈與核武的行為，令以色列感受到了生存威脅。
- 伊朗對以色列的敵視不僅停留在口頭，而是透過「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付諸行動：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



伊朗人的身體最誠實：用腳投票

- 在人口社會學中，「用腳投票」是衡量一個政權受支持程度、生活品質及安全感最真實的指標。
-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截至 2026 年初），自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移民到國外的伊朗人總數估計在 400 萬至 600 萬 之間。這個群體被廣泛稱為「伊朗流散群體」（Iranian Diaspora）。
- 美國：最大的集散地，估計有 100 萬至 150 萬 伊朗裔。特別是加州的洛杉磯（因波斯人高度聚集而得名「德黑蘭磯」Tehrangeles）。
- 美國人、歐洲人、以色列人移民伊朗的人數：幾乎為零。

委內瑞拉軍事行動會否在伊朗複製？

- 特朗普在2026年1月9日明確表示：「你們最好別開槍，因為我們也會開槍（You better not start shooting because we'll start shooting too）。」他強調如果伊朗政府像過去那樣大規模殺害平民，美國將會介入。
- 他提到美國已經「子彈上膛，準備就緒（locked and loaded）」，雖然他表示不一定會派遣地面部隊，但會針對伊朗政權的「要害」進行精準打擊
- 特朗普稱讚伊朗示威者是「勇敢的人民」，並警告伊朗領導人若繼續鎮壓，將付出「慘痛代價（pay hell）」。



Donald J. Tru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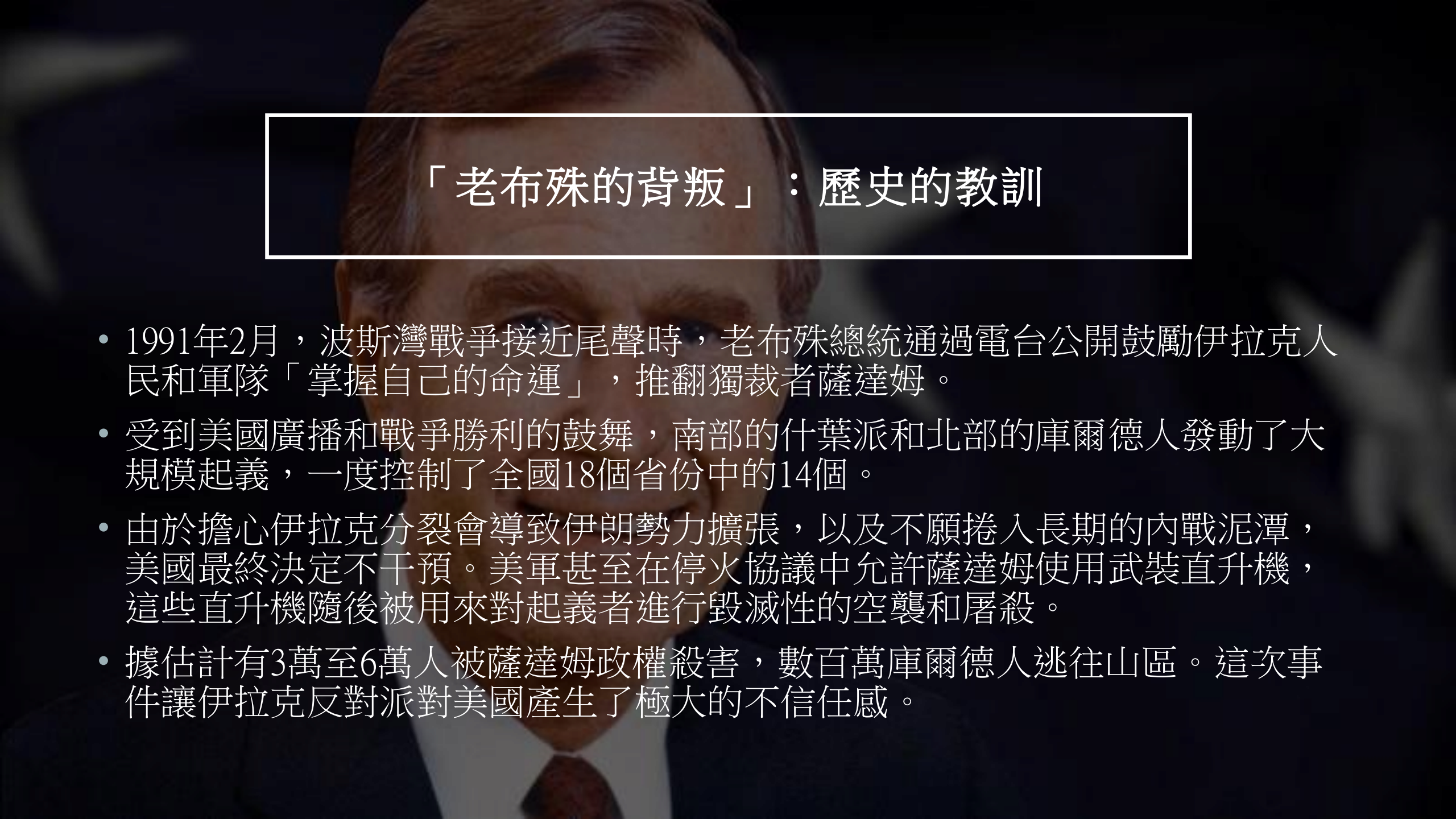
@realDonaldTrump

If Iran shoots and violently kills peaceful protesters, which is their cust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come to their rescue.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851 ReTruths 2.6k Lik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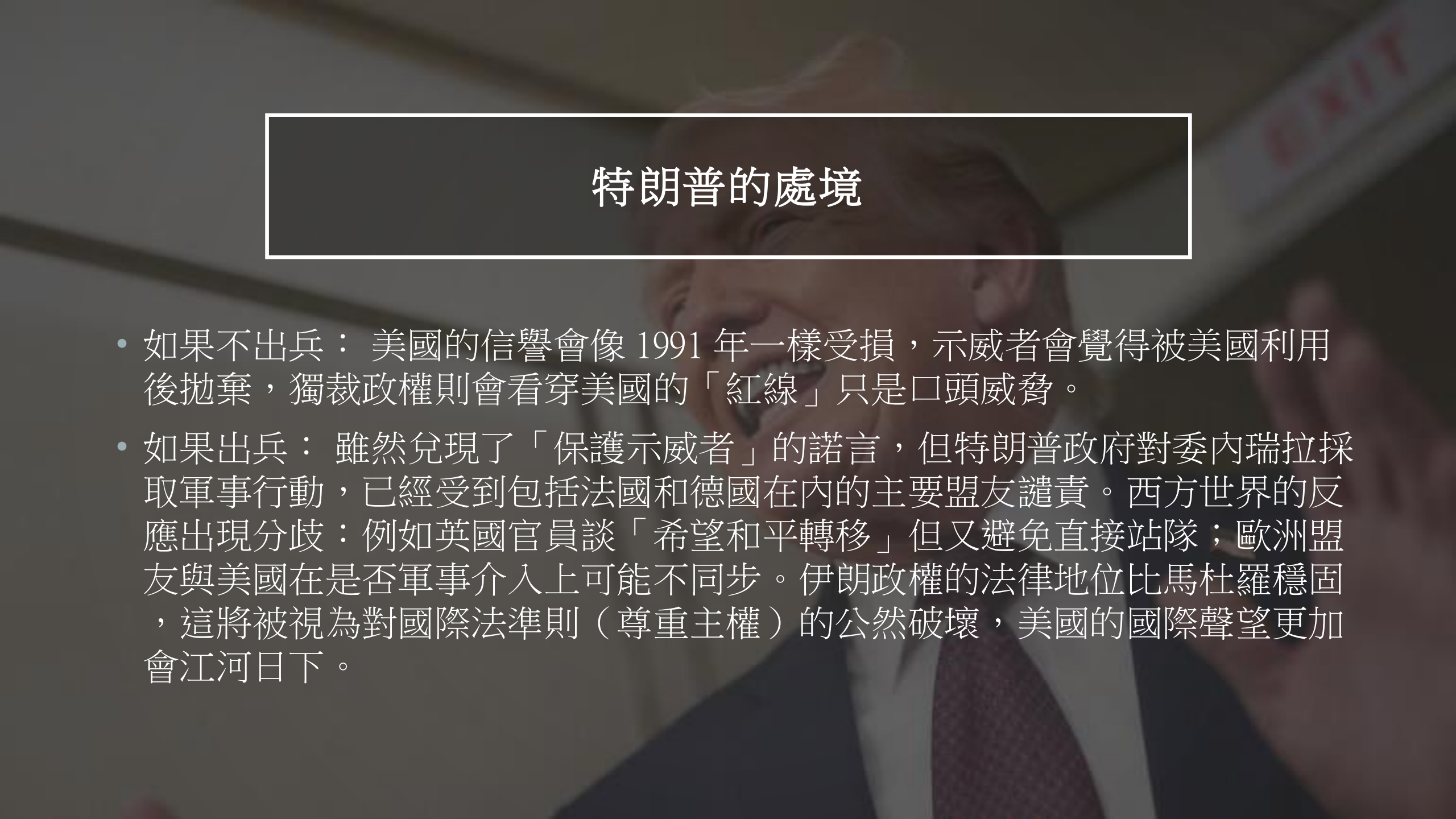
Jan 02, 2026, 1:28 PM





「老布殊的背叛」：歷史的教訓

- 1991年2月，波斯灣戰爭接近尾聲時，老布殊總統通過電台公開鼓勵伊拉克人民和軍隊「掌握自己的命運」，推翻獨裁者薩達姆。
- 受到美國廣播和戰爭勝利的鼓舞，南部的什葉派和北部的庫爾德人發動了大規模起義，一度控制了全國18個省份中的14個。
- 由於擔心伊拉克分裂會導致伊朗勢力擴張，以及不願捲入長期的內戰泥潭，美國最終決定不干預。美軍甚至在停火協議中允許薩達姆使用武裝直升機，這些直升機隨後被用來對起義者進行毀滅性的空襲和屠殺。
- 據估計有3萬至6萬人被薩達姆政權殺害，數百萬庫爾德人逃往山區。這次事件讓伊拉克反對派對美國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感。



特朗普的處境

- 如果不出兵：美國的信譽會像 1991 年一樣受損，示威者會覺得被美國利用後拋棄，獨裁政權則會看穿美國的「紅線」只是口頭威脅。
- 如果出兵：雖然兌現了「保護示威者」的諾言，但特朗普政府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已經受到包括法國和德國在內的主要盟友譴責。西方世界的反應出現分歧：例如英國官員談「希望和平轉移」但又避免直接站隊；歐洲盟友與美國在是否軍事介入上可能不同步。伊朗政權的法律地位比馬杜羅穩固，這將被視為對國際法準則（尊重主權）的公然破壞，美國的國際聲望更加會江河日下。



美國推動政權更替的先例

- 1983年，列根總統出兵格林納達，以干預軍事政變、清除古巴勢力並營救受困的美國醫學生為理由，迅速結束衝突。數年後，格林納達恢復穩定，逐步走上民主政治的軌道。
- 1989年，老布殊亦派兵進入巴拿馬，逮捕涉及販毒與洗黑錢的軍事強人諾里加。戰事短暫而有限，巴拿馬不僅沒有陷入長期混亂，反而迅速完成政治轉型，重回憲政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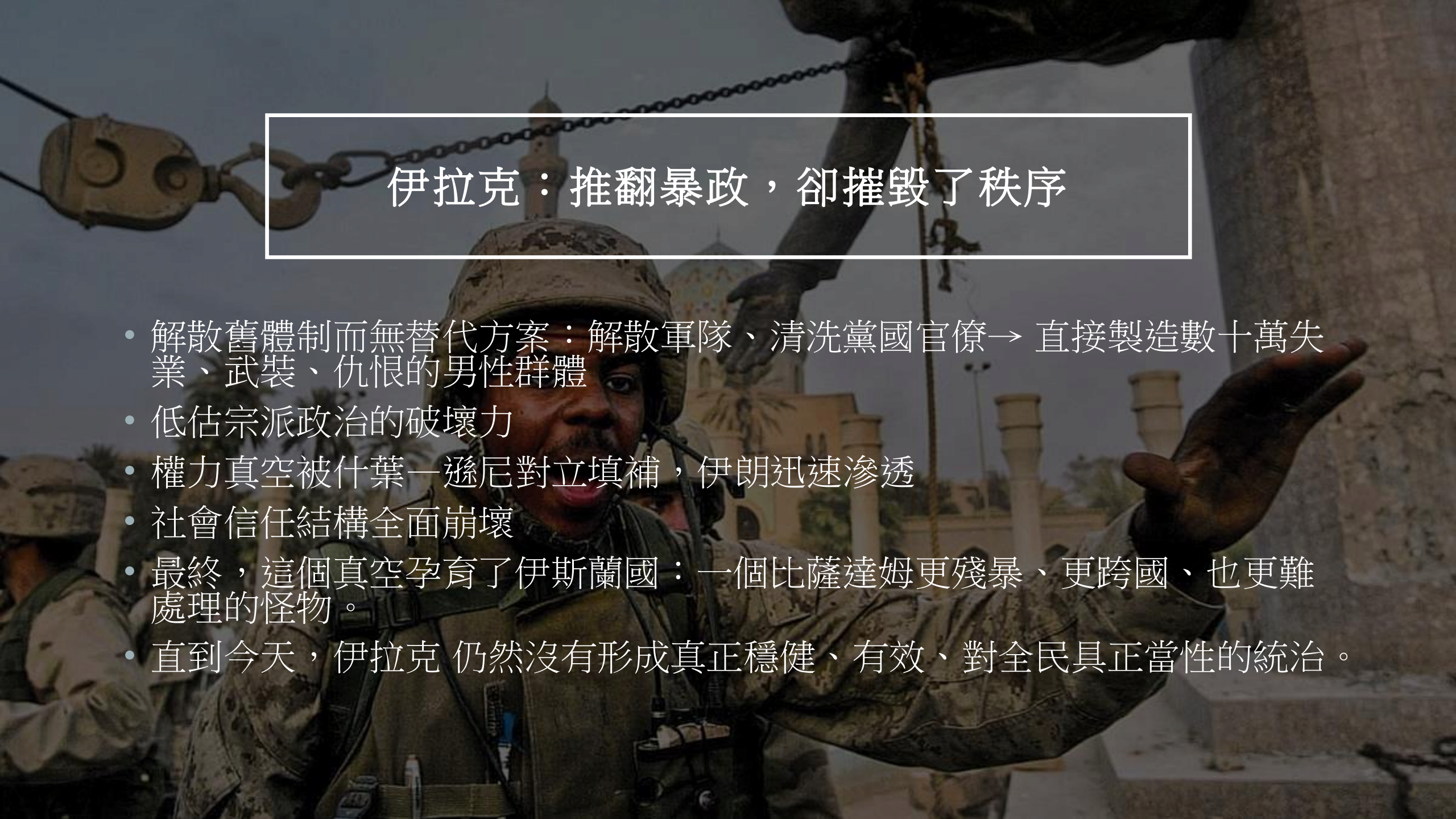
戰爭容易治理難

- 即使特朗普真的能摧毀伊朗的神權政府，美國仍然有可能重演小布殊時期「推翻政權容易、建立秩序極難」的覆轍。
- 在小布殊任內，美國迅速推翻了塔拉班政權，軍事上幾乎是教科書式勝利。但問題從來不在「打不打得贏」，而在「之後怎麼辦」。



- 美國試圖在一個高度部族化、國族認同薄弱長期軍閥割據的社會中，自上而下輸入一套西式中央政府模型。
- 政府合法性來自外援，而非民眾；軍隊與官僚體系腐敗、空殼化，一旦外力撤出，整個體制瞬間崩潰。20年後，塔拉班等美國走了，自己走回來。
- 20年來的改革付諸流水，阿富汗女性再次失去受教育和任職專業的機會。





伊拉克：推翻暴政，卻摧毀了秩序

- 解散舊體制而無替代方案：解散軍隊、清洗黨國官僚→ 直接製造數十萬失業、武裝、仇恨的男性群體
- 低估宗派政治的破壞力
- 權力真空被什葉—遜尼對立填補，伊朗迅速滲透
- 社會信任結構全面崩壞
- 最終，這個真空孕育了伊斯蘭國：一個比薩達姆更殘暴、更跨國、也更難處理的怪物。
- 直到今天，伊拉克 仍然沒有形成真正穩健、有效、對全民具正當性的統治。

伊朗：為什麼可能重蹈覆轍？

- 伊朗確實不同於阿富汗與伊拉克：它擁有深厚的民族認同、悠久的文明傳統，以及相對成熟的官僚與技術階層。
- 這並不意味著政權一旦倒台，民主就會自然降臨。伊斯蘭革命衛隊既是軍事力量，也是經濟寡頭與情報網絡；反對派則高度分裂，缺乏一個被廣泛承認的過渡核心。
- 伊朗處於中東地緣政治的樞紐，任何權力真空都必然引來外部勢力介入。



誰來接受？如何接受？

- 問題在於誰來接手、如何接手，以及美國是否願意承擔長期後果。
- 歷史已多次證明，沒有內在合法性的制度和人民邁向現代化、世俗化的意願，只靠由外面輸入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只有「橫的移植、沒有縱的繼承」，終歸令改革猶如曇花一現；外力終有撤出的一天，尤其是沒有耐性的美國。



兩種不同的結果

- 格林納達與巴拿馬之所以能迅速復原，是因為當地原本就具備國家認同、行政能力與社會共識；
- 在二戰後美國能夠成功改造日本、西德、意大利，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戰前已有深厚的現代化基礎，而且人民質素很高。軍事行動只是移除障礙，而非重新打造整個政治共同體。



特朗普與小布殊都面對着類似的陷阱

- 他們都低估政治勝利比軍事勝利更加困難。
- 兩位總統都承擔着美國人民性格的包袱：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不關心、對長期培養缺乏耐心。



兩者不同之處

- 小布殊的動機傾向於理想主義，他以為其他國家實現美式民主，便可以剷除恐怖主義的溫床。
- 特朗普並不是理想主義者，特朗普處理烏克蘭、格陵蘭、加拿大、委內瑞拉的方式明顯是交易式、威嚇式、結果導向的。
- 他關心的是礦產、石油和其他戰略利益，但對後果缺乏長期承擔意願，這反而可能更危險，因為「打垮但不善後」，或者以美國利益為大前提去「善後」，可能會惹來當地民眾更強烈的反彈，在國際社會中更進一步損害美國的信譽。



結語

- 特朗普政府還未對伊朗動武，不過，若果真的發生，我強烈希望以上自己的質疑是錯誤的。
- 我真誠的希望伊朗人民能夠擺脫神權統治，能夠享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